（以讲故事即叙事的方式书写的关于患者的经历，既关注病，也关注人）

我第一次接触敏涛是通过网络平台的紧急咨询。那是在2025年的1月2日，是个周四的晚上，23:00多了，结束了一天忙碌的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上的诊疗APP，看到了一条详细的咨询信息。发信人是敏涛的儿子，他描述了母亲的严峻病情：晚期乳腺癌伴多处转移，已经出现严重黄疸，肝功能极度恶化，明显的腹痛，吃不下饭，还经常呕吐。已被当地三家三甲医院拒绝给与抗肿瘤治疗，甚至被告知"可能活不过春节"。他向我寻求治疗方案，还表达了想来深圳找我治疗的想法。于是我仔细地阅读了病情介绍和他上传的所有检查资料。看完上述资料，给我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病例。患者的病情处于两难境地：一边是如此快速恶化的肝功能；另一边是已经多发转移并快速进展的肿瘤。不用抗肿瘤药，肿瘤会快速进展；想用抗肿瘤药，肝功能又不允许。左右为难，病情仿佛走入了死胡同。针对他妈妈的病情，我有针对性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我注意到患者总胆红素已高达191，转氨酶也在持续攀升，同时淀粉酶指标也异常升高，提示急性胰腺炎。从西医角度看，这确实是危急状态——持续升高的黄疸通常预示病情相当严重，很可能会急剧恶化、危及生命。2.但是，是不是就真的无路可走了呢？我反复仔细看了他上传的病历及检查资料，发现肝转移病灶都不大，但肝门部有多发淋巴结转移，因此，我判断肝功能快速恶化很可能是这些快速肿大的转移淋巴结压迫胆管、导致阻塞性黄疸所致，包括腹痛也与淋巴结转移相关。3.如果能尽快控制肿瘤，让这些淋巴结缩小，解除对胆管的压迫，她的黄疸和肝功能就有可能得到纠正，这可能是当前唯一的一条非常狭窄的“生路”。而对于他提出想来深圳找我治疗的想法，我也犯了难，明摆着，这是一例三家三甲医院都拒绝给与抗肿瘤治疗，并被告知“可能活不过春节”的预后极差的晚期癌症患者，一个“烫手的山芋”。治疗难度极大是显而易见的，更别说这种最后一搏的千里求医，如果治疗过程中有任何波折，或者治疗达不到预期，会不会有医疗风险？考虑到我对于这位患者和她家里的情况及态度一无所知，初次线上咨询，我只能告诉他儿子：我对病情的前两个分析，以及我曾经成功治疗过类似病例，而且那个病例的治疗也是充满了惊险。

看完我的分析以后，他很快于1月3日00:34回复说：1.他正是看到了我以前的成功病例才找到我的（原来在当地三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妈妈“可能活不过春节”的时候，他吓坏了，赶忙在网上疯狂的搜索，希望能找到救他妈妈的医生。经过仔细的搜索，他找到了两个相似的病例，一个是某地的一位医生治疗的病例，另一个就是我这个病例。于是他才在APP上咨询我。）；2.母亲病情已经发展至彻夜疼痛难忍，他实在不忍心看着目前受苦。3.影像学检查，已经发现肝门区有淋巴结转移，但当地医生未重视，他多次询问医生是否可以做热消融、灌注等介入治疗，但当地医生均坚持双靶治疗为主。4.他再次表达了迫切需求，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愿意赴深圳做最后一搏，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只求能为母亲争取最后的希望。

看到他的回复，我有两点感触：1.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为母求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并不远千里强烈要求做最后一搏的孝心已经打动了我；2.患者目前深受病痛折磨，彻夜疼痛难忍。我作为医者，但凡有希望，也想尽力一搏，帮助患者。正是出于上面两点考虑，在我的心里已经打算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即使是一个危重病例，治疗难度极大；即使后续很可能存在医疗风险，未来会如何发展尚未可知，我已经准备好接收他们母子来深圳治疗了。

但是，仅仅有热心和接收病人的勇气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治好病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为了进一步确证我前面提到的那“唯一的一条非常狭窄的“生路”能否走得通，我又仔细地研究了他发来的各项检查报告，特别是影像学报告。报告上写到：膈脚后、腹腔、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转移瘤部分较前增大；肝门区软组织增厚；胰腺体积增大。我分析：正是这些淋巴结转移瘤压迫胆管和胰腺，导致了黄疸、胰腺肿胀和腹痛，而并非肝脏本身的弥漫性病变引起的功能严重受损所致，这提示患者是有救治机会的。于是，我更加坚定了决心。但是，医疗无小事，更何况她的病情如此严重，更何况他们准备千里求医。于是，在1月3日的早晨7:51我还是给他回了条信息：病情重，治疗难度会很大，愈后很难说，如病情恶化，可能有生命危险，同时花费也很大，建议你全家商量，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他立刻回复信息说已经做好决定了，因为他母亲太痛苦了。并发来了他的电话，希望我能答应收治，尽快开始治疗。

看到他的回复，我告诉他同意接收他妈妈来治疗，让他订最快的车票来深圳。同时，我立刻着手安排，联系手下的医生，准备床位。手下的医生说：主任，今天是周五，明后天是周六周日，只有值班医生和护士，要不等下周一再收进来，那时医生护士人手多，便于治疗。我深知患者的病情危急，于是对手下的医生说：“如果决定接收这个病人，就必须争分夺秒，越早收住院，越早开始治疗越好。这种情况不能等到周一，多拖一天都可能失去治疗机会。”然后，我们又一起分析了她的病情，研究了她前面使用过的方案，并制定好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患者儿子订到了当晚的车票到达深圳，第二天（周六）上午，尽管周末医护人员有限，我们仍安排了最快的入院流程。初见敏涛时，我看到的是一位面色深黄、极度消瘦的中年女性。她眼神疲惫却坚定，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屈的精神。在初步交谈中，我了解到她曾经历多次治疗的痛苦，尤其是反复治疗副作用和药物过敏，几度让她想要放弃。"之前的医生都说我没救了，让我回家等死。"她平静地说，声音中却藏着深深的不甘，"但我儿子说，这里还有希望，我就想再试一次。"当天下午，治疗的药物就输入了她的体内。同时，入院完善各项检查，又有新的发现：血淀粉酶和脂肪酶显著升高，影像学检查发现胰管增粗，结合她有明显的上腹疼痛，这些都提示很有可能有胰腺炎。胰腺炎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这无疑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在后续的问诊和交谈中，我逐渐拼凑出她的故事。敏涛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长大，经历生意失败，承受家庭压力，面对亲戚的不理解，长期的隐忍与压抑如巨石般压在心头。性格好强的她习惯将委屈咽进肚里，独自垂泪，直到肿瘤如恶藤般从乳腺蔓延全身，从身体侵蚀心灵。"肿瘤是身体的'求救信号'，不仅是细胞的叛变，更是身心长期失衡的结果。"我细心听完她的疾痛叙事对她解释道。经过详细评估，我为她量身定制了"艺术化诊疗"方案——这不是简单的药物组合，而是根据她的个体情况量身定制的"三维共治：祛疾、调元、养神（心）"的全面计划。"肿瘤只是‘果’，背后的‘因’才是关键，"我向她和家属说明，"我们不能只杀灭肿瘤细胞，还要改变让癌症生长的'土壤'。"基于此，首先，我告诉她要做好心理的改变，而心理改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放下以前所有不愉快的经历，向前看，为自己而活；二是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我鼓励她，我们有成功的病例，那个病例的黄疸甚至比她还严重，我们都治好了。因为我知道，只有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才能积极的配合。其次，要做好饮食的改变，多吃绿色健康的食品，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素质。第三是要适当的活动锻炼。活动锻炼的原则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最后，要落实睡眠，因为在睡眠过程中，人体是在进行最好的自我修复。通过上面几个方面的改变才能改善身体素质、提升免疫力，驱除肿瘤。敏涛和儿子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方案，并表示非常认同，坚决执行这套方案。

及时、精准的综合治疗带来的变化令人惊喜。用药仅一天半后，早上查房时，敏涛告诉我："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这是12个月以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她说这话时，眼中泛起泪光。我完全理解这种喜悦——对一个长期被疼痛和不适折磨的癌症患者来说，一次安稳的睡眠意味着希望的重现。同时，各项指标也显著好转，总胆红素从191急降至77，再过两天降至50多。脂肪酶和淀粉酶恢复正常。转氨酶也从400多降至100多。敏涛的黄疸明显减退，她开始能够进食，精神状态大为改善。然而，后来每次查房时敏涛诉说腹痛的声音，都像一记重锤，敲打在我的心头。明明方案有效果，可腹痛为何一直顽固存在？这个问题，如同阴影一般，笼罩着我的思绪。每次听到敏涛依旧腹痛的反馈，我都感到头疼不已。为了解开这个难题，我和团队成员反复讨论，深入分析。经过多轮的反复推敲，我们最终判断，是首阶段治疗杀瘤不够彻底，导致病灶未能得到完全控制。于是，我们果断决定启用德曲妥珠单抗治疗方案。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新方案的实施，患者腹痛症状彻底消失。这不仅解决了患者的痛苦，也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这次治疗，无疑取得了胜利。

治疗期间，敏涛与儿子之间的深厚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人对母亲的每一份检查报告，每一次用药反应都了如指掌，为寻求治疗奔波于多家医院，甚至能准确说出"THP方案"和"TDM-1"等专业术语。他曾坚定地说："我不能看着妈妈在痛苦中等待死亡，哪怕只有一丝希望，都要尝试。"正是这种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我全力救治的决心。"治病不仅是医生的事，也不只是家属或病人本人的事，"我对他们说，"而是三方目标一致，齐心协力的过程。"我多次向母子俩详细介绍"艺术化诊疗"的核心理念："我们既要用药物解除肿瘤对胆管的压迫，更要帮您重建身体与心灵的'免疫系统'——那些压抑的情绪、紧绷的神经，都会促使生成癌细胞滋生的'土壤'。"

在深入探讨敏涛的生活与心理状态时，她坦言自己性格好强，长期的压力和家庭矛盾导致她常常独自生闷气，默默哭泣。"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原生家庭的大局，我全部选择了隐忍，"她说，"我辛苦打拼赚了一些钱，后来亲戚们都来瓜分，为了我的母亲，我选择了放弃。我只能一个人躲起来哭，反复地哭，小声地哭。"另外，父亲的不理解和所作所为作为给她的生活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当年她坐月子时，爸爸不允许妈妈来照顾她，有一次看到妈妈在照顾她，就把妈妈狠狠打了一顿。这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她说：“我爸爸在我的婚姻当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当初我和我老公虽然有矛盾，但还不至于离婚。结果由于我爸爸的掺和，最终导致我们离婚了。”这让我更加确信，她的疾病不仅由生理因素导致，长期的心理压抑和情绪累积也是重要诱因。"你现在不仅要战胜癌细胞，更要学会放下，"我告诉她，"你已经把儿子培养得如此优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是时候向前看了。"

幸好，经过我的分析和开导，敏涛有了很大的转变，心态变得开朗起来，积极配合治疗，认真贯彻艺术化治疗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饮食、运动、作息等等。正是她的转变为后续良好的治疗效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位勇敢的女性身上，我看到了超越疾病的生命力量。疾病或许能摧毁身体，却无法摧毁一个人的尊严和求生意志。这正是我们"艺术化诊疗"的精髓——不仅关注疾病本身，更关心"人"的全部意义所在。我常对她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会'自私'一点——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给自己一些疼爱。肿瘤教会我们的，或许就是重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过程。"